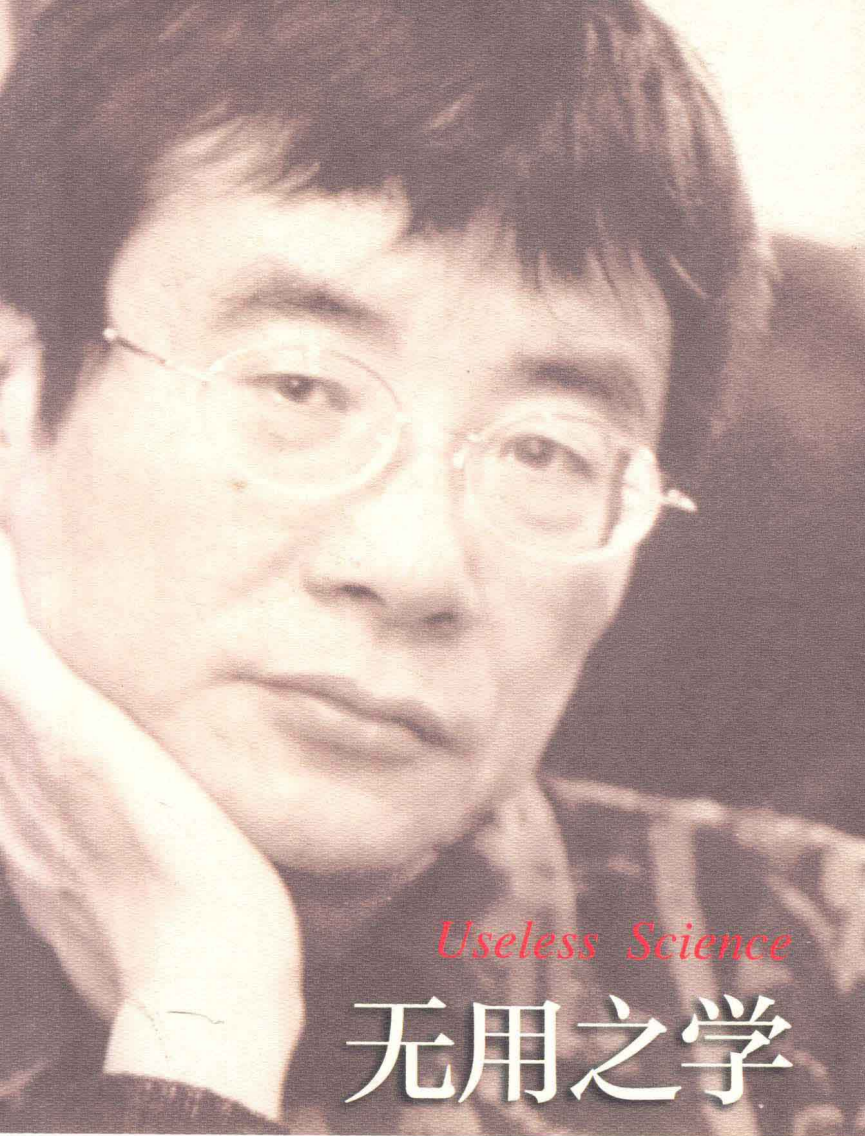




Useless Science

无用之学

周国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Useless Science

无用之学

周国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用之学 / 周国平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12

ISBN 978-7-5426-4037-6

I. ①无...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9852 号

无用之学

著 者 / 周国平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周正朗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 / 139 千字

印 张 / 7

ISBN 978-7-5426-4037-6 / I · 664

定 价: 26.8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哲学的魅力

- 哲学的魅力 / 3
- 哲学与随感录 / 9
- 哲学世界里的闲人 / 13
- 哲人隐语 / 16
- 智慧的诞生 / 22
- 哲学与孩子与通俗化 / 33
- 哲学的命运 / 36
- 哲学与精神生活 / 38
- 哲学与时代 / 49

第二辑 尼采散论

- 一个真实的人 / 59
- 阮籍与尼采 / 62
- 新版尼采全集的诞生 / 95
- 一位哲学家的诗 / 104

尼采美学概观	/	113
探听偶像的底细	/	133
翻译尼采作品有感	/	136

第三辑 哲学：对世界的认识

哲学始于仰望天穹	/	141
世界究竟是什么？	/	143
能问“世界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吗？	/	145
世界有没有一个开端？	/	147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	150
宇宙在空间上有没有边界？	/	152
时间之谜	/	155
因果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	157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	160
自然有没有一个目的？	/	162
人能否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为？	/	165
什么是自由意志？	/	168
感觉可靠吗？	/	170
存在就是被感知吗？	/	173
贝克莱的是与非	/	175
庄周梦蝶的故事	/	177
感觉能否证明对象的存在？	/	179

- 思维能否把握世界的本质？ / 181
- 世界有没有一个“本来面目”？ / 184
- 你的“自我”在哪里？ / 186
- 语言能否传达感觉？ / 189
- 语言能否传达思想？ / 191

第四辑 论哲学

- 哲学与灵魂 / 195
- 哲学与诗 / 203
- 哲学与社会 / 208
- 哲学家 / 211
- 哲学的风格 / 215

第一辑 哲学的魅力

寻找信仰而又不在某一个确定的信仰上停下来，正是哲学优于宗教之所在。

哲学的魅力

——《诗人哲学家》前言

哲学是枯燥的吗？哲学是丑陋的吗？哲学是令人生厌的东西吗？——在我们的哲学课堂上，在许多哲学读物的读者心中，常常升起这样的疑问。

当然，终归有一些真正的哲学爱好者，他们惯于在哲学王国里信步漫游，流连忘返。在他们眼前，那一个个似乎抽象的体系如同精巧的宫殿一样矗立，他们悠然步入其中，与逝去的哲学家的幽灵款洽对话，心领神会，宛如挚友。

且不论空洞干瘪的冒牌哲学，那些概念的木乃伊确实是丑陋的，令人生厌的。真正的哲学至少能给人以思维的乐趣。但是，哲学的魅力仅止于此吗？诗人在孕育作品时，会有一种内心的战栗，这战栗又通过他的作品传递到了读者心中，哲学家能够吗？

人们常常谈论艺术家的气质，很少想到做哲学家也需要一种特别的气质。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作为瞬息和有限的存在物，却向往永恒和无限。人类最初的哲学兴趣起于寻找变中之不变，相对中之绝对，正是为了给人生一个总体说明，把人的瞬息存在与永恒结合起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高更为他的一

幅名作写下的画题可说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追究人生的根底，这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形而上学的冲动，而当这种冲动在某一个人身上异常强烈时，他便是一个有哲学家气质的人了。

哲学的本义不是“爱智慧”吗？那么，第一，请不要把智慧与知识混同起来，知识关乎事物，智慧却关乎人生。第二，请不要忘记这个“爱”字，哲学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爱。一个好的哲学家并不向人提供人生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答案是没有的，毋宁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自己受着某些根本性问题的苦苦折磨，全身心投入其中，不倦地寻找着答案，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和探索他的问题。他也许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找到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的答案只属于他自己，而他的问题却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时代、民族乃至全人类。谁真正爱智慧，关心生命的意义超过关心生命本身，谁就不能无视或者回避他提出的问题，至于答案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寻求。知识可以传授，智慧无法转让，然而，对智慧的爱却是能够被相同的爱激发起来的。我们读一位哲学家的书，也许会对书中聪明的议论会心一笑，但最能震撼我们心灵的却是作者对人生重大困境的洞察和直言不讳的揭示，以及他寻求解决途径的痛苦而又不折不挠的努力。哲学关乎人生的根本，岂能不动感情呢？哲学探讨人生的永恒问题，又怎会没有永恒的魅力？一个人从哲学中仅仅看到若干范畴和教条，当然会觉得枯燥乏味，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他是枉学了哲学。只有那些带着泪和笑感受和思考着

人生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哲学的魅力。

当然，这样的哲学也必定闪烁着个性的光彩。有一种成见，似乎哲学与个性是不相容的，一种哲学把哲学家本人的个性排除得愈彻底，愈是达到高度的抽象和普遍，就愈成其为哲学。我们读文学作品，常常可以由作品想见作家的音容笑貌、爱憎好恶，甚至窥见他隐秘的幸福和创伤。可是，读哲学著作时，我们面前往往出现一张灰色的概念之网，至于它由哪只蜘蛛织出，似乎并不重要。真的，有些哲学文章确实使我们永远断了与作者结识一番的念头，即使文章本身不无可取之处，但我们敢断定，作为一个人，其作者必定乏味透顶。有时候，这可能是误断，作者囿于成见，在文章里把自己的个性隐匿了。个性在哲学里似乎成了一种可羞的东西。诗人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心灵里的每一阵战栗，每一朵浪花，哲学家却隐瞒了促使他思考的动机和思考中的悲欢，只把结论拿给我们，连同事后追加的逻辑证明。谁相信人生问题的答案能靠逻辑推理求得呢？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亲身的经历，切身的感受，灵魂深处的暴风骤雨，危机和觉醒，直觉和顿悟。人生最高问题对于一切人相同，但每人探索的机缘和途径却千变万化，必定显出个性的差别。“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甚于重视真理本身”。莱辛的这句名言对于哲学家倒是一个启发。哲学不是一份真理的清单，而恰恰是寻求人生真理的过程本身，这个过程与寻求者的个人经历和性格密不可分。我们作为读者要向哲学家说同样的话：我们重视你的人生探索过程甚于重视你的结论，做一个诚实的哲学家吧，

把这过程中的悲欢曲折都展现出来，借此我们与你才有心灵的沟通。我们目睹了你的真诚探索，即使我们不赞同你的结论，你的哲学对于我们依然有吸引力。说到底，我们并不在乎你的结论及其证明，因为结论要靠我们自己去求得，至于证明，稍微懂一点三段论的人谁不会呢？

哲学的魅力在于它所寻求的人生智慧的魅力，在于寻求者的个性的魅力，最后，如果一位哲学家有足够的语言技巧的话，还应该加上风格的魅力。叙述某些极为艰深的思想时的文字晦涩也许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也瞧不起用美文学的语言掩盖思想的贫乏，但是，独特的个性，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和思考，是应该闪射独特风格的光华的。我们倒还不太怕那些使人头痛的哲学巨著，这至少说明它们引起了我们的紧张思索。最令人厌烦的是那些千篇一律的所谓哲学文章，老是摆弄着同样几块陈旧的概念积木。风格的前提始终是感受和思想的独创性。真正的哲学家，即使晦涩如康德、黑格尔，他们的著作中也常有清新质朴的警句跃入我们眼帘，令人铭记不忘。更有些哲学家，如蒙田、帕斯卡尔、爱默生、尼采，全然抛开体系，以隽永的格言表达他们的哲思。法国哲学家们寓哲理于小说、剧本，德国浪漫派哲人们寓哲理于诗。既然神秘的人生有无数张变幻莫测的面孔，人生的探索者有各不相同的个性，那么，何妨让哲学作品也呈现丰富多彩的形式，百花齐放的风格呢？

也许有人会说：你所谈的只是人生哲学，还有其他的哲学呢？好吧，我们乐于把一切与人生根本问题无关的哲学

打上括号，对它们作为哲学的资格存而不论。尽管以哲学为暂时栖身之地的学科都已经或终将从哲学分离出去，从而证明哲学终究是对人生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但是，这里不是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

也许有人会问：要求哲学具有你说的种种魅力，它岂不成了诗？哲学和诗还有什么区别？这正是本书所要说明的问题。从源头上看，哲学和诗本是一体，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神话是原始人类对于人生意义的一幅形象的图解。后来，哲学和诗渐渐分离了，但是犹如同卵孪生子一样，它们在精神气质上仍然酷似。诚然，有些诗人与哲学无缘，有些哲学家与诗无缘。然而，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没有诗的激情和灵性，一个哲学家只能是从事逻辑推理的思维机器。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驱逼，寻求着同一个谜的谜底。庄子、柏拉图、卢梭、尼采的哲学著作放射着经久不散的诗的光辉，在屈原、李白、苏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的诗篇里回荡着千古不衰的哲学喟叹。

有时候，我们真是难以断定一位文化巨人的身份。可是，身份与天才何干，一颗渴望无限的心灵难道还要受狭隘分工的束缚？在西方文化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极富有诗人气质的大哲学家，也可以发现一些极富有哲人气质的大诗人，他们的存在似乎显示了诗与哲学一体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在这里，我们把他们统称为“诗人哲学家”。这个称呼与他们用何种形式写作无关，有些人兼事哲学和

文学，有些人仅执一端，但在精神气质上都是一身而二任的。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哲学家”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把本体诗化或把诗本体化；第二，通过诗的途径（直觉、体验、想象、启示）与本体沟通；第三，作品的个性色彩和诗意风格。当然，对于这些条件，他们与之相符的程度是很不一致的。

下面开列一个不完全的名单。

古典时期：柏拉图，柏罗丁，奥古斯丁，但丁，蒙田，帕斯卡尔，莎士比亚，艾卡特，卢梭，伏尔泰，歌德，席勒，赫尔德，费希特，谢林，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威·施莱格尔，拜伦，雪莱，柯勒律治，海涅，爱默生。

现当代：叔本华，施蒂纳，易卜生，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狄尔泰，齐美尔，柏格森，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里尔克，盖奥尔格，瓦雷里，萨特，加缪，马塞尔，布洛赫，马丁·布伯，蒂利希，马尔库塞，弗罗姆，马利旦，伽达默尔，阿多尔诺，乌纳穆诺，扬凯列维奇。

在这个名单中，我们选择了十二位，约请对其生平和思想有相当研究的朋友，合作编写成这本书。不待说，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是需要加以批判地研究的。编写本书的目的仅在于从一个侧面显示哲学的魅力，我们无需赞同这些哲学家对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是，在哲学关心人生问题、具有个性特点、展现多样风格等方面，他们或可对我们有所启发。

哲学与随感录

我喜欢读哲学家写的随感录。回想起来，我喜欢上哲学，和随感录不无关系。小时候好奇心强，大部头的哲学书也拿来翻读，但读不懂，只觉得哲学高深莫测，玄妙晦涩。后来有一回，翻开一本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却一下子被里面载录的古希腊哲人的“著作残篇”吸引住了。我尤其喜欢赫拉克利特，“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我寻找过我自己”，“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尽管刚读到这些格言时也似懂非懂，但朦胧地觉得它们意味不凡，仿佛一下子悟到哲学是什么了。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些格言串在一起，相信哲学就是教人智慧，智慧就在于寻找自己，心中暗自把那些博学而从不寻找自己的人讥为“美丽的猴子”。这种早年的读书印象竟然影响了我一辈子，从此铸成了我对哲学的基本看法。

其实，所谓“著作残篇”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仍是用后人著书立说的眼光去看古人的述而不作。朱光潜先生追溯随感录体裁的渊源，中国的溯到《论语》，西方的溯到希腊哲学家，我以为很有道理。我相信哲学与随感录早已结下不解之缘，最早的哲学思考都是直觉和顿悟式的，由之形成的作品必是格言和语录体的。因为言简意赅，为

弟子们乐于、也易于传诵，终于流传下来，刊印成文。它们就是本文，而不是“残篇”。

西方哲学朝体系巨构的方向发展，苏格拉底已开其端。苏格拉底本人擅长格言隽语，且述而不作，不过他重视逻辑的论证和辩驳，为体系哲学埋下了伏线。到他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终于建造起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庞大体系，成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

我无意小看古代和现代的黑格尔们的哲学成就，但是，就哲学关乎人生智慧而言，我始终偏爱用随感录形式写作的哲学家，例如法国的蒙田、帕斯卡尔、拉罗什富科，英国的培根，德国的叔本华、尼采。人生问题上的一切真知灼见均直接发自作者的真情实感，又诉诸读者的真情实感，本身就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无需种种繁复的分析、推论、解说和引证来助威。如果喜欢一个思想，多半是因为这个思想在我的切身体验中得到了印证，而不是因为它的这些逻辑附着物。事实上，即使创体系的哲学家，他自己真正心爱的独创的思想也往往如灵感闪现，具有随感性质，可是为了供奉他心爱的神灵，他不惜工本建造了体系的巍峨宫殿，也就是加上了一大堆逻辑和历史的证明，结果真不知是突出了还是掩盖了那一点真正独创的东西。

随感录的可贵在于真实，如其本然地写出自己的人生感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蒙田要胜过培根。培根的随感集在他生前就已风靡一时，多次再版重印，他自己也对之怀着一种个人的偏爱，初版后二十多年间时时带在身边，

不断增删修改，精雕细刻，真是字字珠玑，句句格言，聪明美妙的议论俯拾皆是。然而，比起蒙田的无心于问世、只是为自己而写的随感录，读起来钦佩之心有余，却不那么真切感人。当然，求真实并非不讲究语言的技巧，愈是自己喜爱的思想，必定愈舍得花费心血寻找合适的形式，力求表达得凝练、单纯、达意、传神，所以好的随感录都具有质朴的美。写随感录不易，如今有些人爱写华而不实的人生格言，那样的东西只能哄幼稚的读者，却证明作者自己对人生毫无真实的感受。

每当我捧读一部哲学巨著，即使它极有价值，我也会觉得自己是在做功课，搞学问。读好的随感录，却好像在和作者谈心。随着学术和出版的进步，新的学术译著正如潮水般涌来，面对它们我有时不免惶然，颇有应接不暇、浅尝辄止之感。学问真是做不完，即使是哲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摆学术的谱，彼此搞不同的课题，也有隔行之感。但是聊起世态人情来，朋友间时有妙语博人一笑又发人深省，便打破了学术的樊篱，沟通了心灵。于是我想，只要人生智慧相通，学海无边又何足悲叹？读随感录时，我获得的正是类似的慰藉。

我爱读随感录，也爱写随感录。有两样东西，我写时是决没有考虑发表的，即使永无发表的可能也是一定要写的，这就是诗和随感。前者是我的感情日记，后者是我的思想日记。如果我去流浪，只许带走最少的东西，我就带这两样。因为它们是最真实的东西，有它们，我的生命线就不致中断。中国也许会出创体系的大哲学家，但我